

金瓶梅詞話



藝文書房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一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一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拾圓

自

康德十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一七

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發行所 藝文書房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一七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滿洲車檢產業株式會社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一册 目次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七五

第五十八回 懷妬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七六八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捧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七八九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氣惹病 西門慶立緞鋪開張……………八〇九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八一九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真明道自通， 番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成無生豈俗同。

清濁變番隨運轉， 關門數仞任西東；

逍遙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掉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沒的打攪你；囑囑兒小米飯兒，咱家也儘挨的過。恁地哩你時時吊下泪來？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兒就說：「小孩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作了長官，四五年地信兒也不稍一個來家，不知他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抓着哥兒，討個信來問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恁地，若是那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那好漢子，也走得要不得的。直

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吓！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尋哥就回也。」只見把靸鞋兒繫好了，把直身兒整一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捱肩揸背，拏湯送水，說長道短，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們怎去的遠，早晚間却回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眶眼淚，悶悶的坐地。看看紅日西沉，東隣西舍，一個個燒湯煮飯，一個個上榻關門；那婆婆探頭探腦，那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黑越越影兒頭，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着日月三光，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負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迴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炕哩？咱已到遼東抓着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弔着說哄着老娘。那里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子道：「娘你不信不信麼？」一直里卸上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婆婆親手縫紉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迴。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是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那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迴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廻老祖歸天圓寂，那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見有個懶賴的和尙，撇賴了百丈清視，養婆兒吃燒酒。咱事兒不弄出來，打哄了燒苦葱。咱勾當兒不做，却被那些潑皮賴虎，常常作酒撈錢抵當。不過一會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多典了。殿上一椽兒賣了。沒人要的燒了。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涼涼禪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荐亡的，多是關大王賣豆腐，鬼兒也沒的上門了。一片鐘鼓道場，忽變做荒烟衰草。舊地里三四十年，那一個扶衰起廢。原來那寺里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灌兒水地方，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在這個破寺院裏面，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倒塌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蠢頭村胸的禿驢，止會吃酒噉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兒？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沒有？前日錢送宋西廉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裏寺宇傾頹，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窩里已有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就也，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間喚

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募集大眾，上堂宣揚此意。那裏惹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獵血染，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提起凡夫夢亦醒；

鬚眉紺髮銅鈴眼，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擊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飽搗麝香，展開烏絲欄，寫着一篇疏文。先敘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真個是古佛菩薩現身。從此辭了大眾，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蓬笠子，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府里來。

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到掩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內，把那應伯爵荐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虧那些親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倒今日空閒，沒件事體，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籃兒到十市街坊，買下些時鮮菓品，豬羊魚肉，套臘雞鴨炸飯之類。分付了，當就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月娘西門慶。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出官哥。見眉目稀疎，就如粉塊裝成一般，笑欣欣直攢到月娘懷里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

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那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纓繆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箇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箇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

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邊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恥，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經過三箇黃梅，四箇夏至；又不會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裏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怪賊囚根子，沒廉恥的貨，怎地就見的要他做箇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洞洞，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裏？」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裏？爹怎的到我這房來裏？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楮奉養他的在那裏。那裏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說：「是了。」望六娘房裏便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掀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邊迎接伯爵。正要動問，只見那募緣的來，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聲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箇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的。

也通曉得，並不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那來兩步走，就如見了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廳裏面，打了箇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下梁，卓錫在求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爲佛弟子自然應的。爲佛出力，總不然憐到那箇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錢行各位老爹的時，悲憫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亦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十，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歸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莊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款人。今有求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爲墻，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鬼峩，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道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時地移事異，莽和尚縱酒撒潑，首壞清規；獸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

寞，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烏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摩計；牆垣柵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櫺，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檣，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清盞，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榛荆！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憫隱，梁柱椽檣，不拘大小，喜捨則高顯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原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弈弈焜煌金堦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制日，各破慳心，謹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冊葉兒收好，裝入那錦套裏頭。把挿銷兒，銷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又手面言，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交遊世輩儘有，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饑途俺友，得到上房，因見廟宇傾頹，有個捨才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拏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拏着筆，哈哈哩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地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止是我門佛家的行徑，多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隨分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

外親友，更求續越吹噓吹噓。西門慶又說道：「還是老師體亮，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簋兩。」關了渠
麩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就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多與我相好的。我明
日就拿錢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
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

慈悲作象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

又有一首詞，單道那有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種瓜種果是根因；

珠和玉珀寶和珍，誰人拏得見闍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豪家積業枉拋銀；

若使年齡身可買，董車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哥，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
日因往西京，多虧衆親友們，與咱把個盡兒。今日分付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
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
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幾會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
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曠？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會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

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攪擾的，不當做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嘆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啾啾唔唔，沒撩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牀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那奶子丫鬢，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喜喚。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伴當，在那里整辦吓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己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耍喚打諢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歡天喜地，大家喜笑了一會。只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想不思，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

妻賢每致雞鳴警，
款語常聞藥石言。

畢竟那說話怎麼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種兒也好。攬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嘆：「娘，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兒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丁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攪攪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這些精細營求。咱只消儘還家私，廣爲善舉，就使強姦了常娥，和姦是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

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月娘笑道：「唉，哥狗吃熟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

正在唉間，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一個合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慶拜。拜了說：「老爹你到在家里，我自前日別了。因為有些小事，不得空，不會來看你老人家。心裏裏吊不下，今日同這薛姑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彀不飽，專一與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調嘴舌，眉來眼去，說長說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弄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個。也常有那火燒波波饅頭栗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腳。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籤。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八六兒，多得錢鈔。開的那西門慶家里豪富，見他侍妾多，又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經是窠兒，和尚闖黎鋪，中間打扮念彌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緊個黃縑，早晚推門傍戶，騙金銀。猶是叮心窩裏，畢竟胡塗，算來不是好姑姑，幾個清名被點污。

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妮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尙夜夜忙。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并師弟，只是鏡鉞緣何在里床。

那薛姑子坐就把那個小合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甚麼孝順，祭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撞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看。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晉，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會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永禳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囔囔。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甚麼多，更自獲福無量。咦！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翟雲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詞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嘆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法西方淨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切利天，兜率天，大羅天，不周天，急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彌陀佛出身所在。沒有那春夏秋冬，也沒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候，融和天氣。也沒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

上。」西門慶道：「那一朵蓮花有幾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麼？」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佛家以五百里爲一由旬；那一朵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鳴，和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爲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出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見了阿彌陀佛，自此一世三世，以至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于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獲諸童子經呢；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付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作，印上幾千卷，裝訂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訂工夫，多少印刷，有個細數纔行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里話去？細細算將起來，止消先付九兩銀子，交付那經坊裏，要他印造幾千幾萬卷。裝訂完備，以後一攬果算還他工食紙札錢兒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算將出來？」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箇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房里。走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那潘金蓮，恁關獨喚。猛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個貓兒見了魚鮮飯，一小心要啖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多改做春風和氣。兩個乘着沒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剝嘴伸舌頭，兩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算帳的事情，也不吆呼。兩雙眼又像老鼠兒見了貓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

沒個方便，一溜煙自出去了。

且說西門慶，聽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鑰兒開了，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王姑子：「即便同去，隨分那里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找他。」

正說間，只見那書童，忙忙的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多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二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多名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忙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敘長幼，各各坐地。那些醃臘煎熬，大魚大肉，燒雞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多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酒兒盪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多忘。猜教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說的。歌的歌，唱的唱，巖巖月盡道是杜工部。賀黃完乘春賞甌，掉文袋也曉的。蘇玉局，黃魯直，赤壁清遊，投壺的定要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軍，隸人葭窠。輸酒的，要喝個無滴，不怕你玉山頹倒。贏色的，又要去掛紅，誰讓你餉着按權，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百年若不干場醉，
碌碌營營總是空。

竟畢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懷妬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綉幃寂寂思懨懨，
萬種新愁日夜添；

一雁叫羣秋度塞，
亂蛩吟苦月當簷。

藍橋失路悲紅線，
金屋無人下翠簾，

何似湘江江上竹，
至今猶被淚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前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裏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炕上坐的，一面攙掖他往月娘炕屋裏，和玉簪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二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涼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裏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裏！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方纔納稅起腳，裝載進城。」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裏見去。不一時

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報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裏，尋夥計收拾裝廂上庫，開舖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叫他上緊尋覓。」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寶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這緞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

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扒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站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就把桌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答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鴿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的住宅裏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裏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拏我個侍生貼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道

裏，請幾位人吃酒。這鄭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鴿子，都與我鎖了，墩在門房兒裏。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裏去了，等我拏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變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們不知道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去着。

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裏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到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你沒見愛香兒的？」伯爵道：「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會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做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妝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唱？爹這裏是那裏，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只見胡秀來回話：「小的到番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

與你鈔關上錢老參。教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稟道：「小的往韓大叔叔家歇去。」便領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

忽聽賜的道子響，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卽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麼？」那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裏周爺，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參一裏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怕礙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廝上來，一邊一個打扇。正說話之間，王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溫必古」。西門慶就知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衣巾着進來，且不着倪秀才觀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齒，三牙鬚，丰姿洒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見觀動靜若是，有幾句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踴躍，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華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

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重。峨其冠，博其帶，而眼旁若無人。席上闕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尙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派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魁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賜，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裏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鄭奉同答應的，都來回話：「四個唱的，都來了。」西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裏不在？」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拴他鴿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花枝招颯，綉帶飄飄，都插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

兒，白紗挑線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鄒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擊不得你來？」那鄒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們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鄒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姐不知道，他是鄒愛香兒的妹子，鄒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們這邊的樣子，只是焦直尖了，像俺外邊的樣子。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裏邊的后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娘上金魚撒村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裏打的？」鄒愛月兒道：「是俺裏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便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們來花園裏走走。」董嬌兒道：「等我們到後邊就來。」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艸，就往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

郊去。李瓶兒在屏裏守着，不用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裏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廝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

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們都在這裏？却教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在那裏，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們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們在後邊四娘房裏吃茶來，坐了這一回。」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們在房裏吃茶來，他們問來，還不會與你老人家碰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何說我是四娘哩。」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人，別人稱道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裏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裏，有他大娘子，他二娘房裏，有桂姐，你房裏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裏邊；我那屋裏，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裏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會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裏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了頭子與他。爹昨日到他屋裏，見他只顧收拾，不見問他，到底是那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白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裏，只好晚夕來這屋裏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爹

說，「一個丫頭子，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裏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們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們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每人一盞果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飛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

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氈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剛纔已見過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攪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告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各分投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曾相見，就先令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無別務，要與四哥把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敘畢禮數，方寬衣解帶，纔見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筋，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

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舉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劉薛二內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心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多搬來一處方便。學生奉月，奉上束修，以備薪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容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鮮果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分付從新後邊，拿果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擎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兒拿上添換果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果仁，紅菱雪藕，蓮子荸薺，酥油蛇螺，冰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蛇螺，渾白與粉紅

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用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姑子和娘們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哩？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看你們都不去，等我去罷。」于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趁早休進去。後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娘那炕頭子上。」

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裏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們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樓兒來，買一石七八斗，够你家鴿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們去罷了。」齊香兒道：「俺們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贖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門兒那家子。」伯爵道：「那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

你大爹這裏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儂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消，把你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够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撒。」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裏。」董嬌兒道：「他剛纔見你說，在這裏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們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叫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俺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彈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校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款跨絞綃，啓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阿鵲兒。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俗雲假紅，翠袖殷勤，金杯激灑。正是：

朝赴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政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鴻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分付棋童備馬來，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回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

「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裏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綢緞子舖，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伯爵親朋會定，少不的具果盒花紅來，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衙門口。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來。棋童便送大舅去了。

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鑼，關門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了回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計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蓋土庫裏面，裝裱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書童兒小廝，伏待他早晚。替他拿茶飯，盥硯水。他若出門望朋友，跟他拏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簪客，就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任

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蝨蟹，午間煮了，來在後邊院內，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裏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奶。」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氈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盃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回又去了。

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內，看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甘夥計吃酒。又使小廝來家，要菜兒。慌的雪娥往廚下打發，只拏李瓶兒頂缺。金蓮教吳銀兒，桂姐：「你唱慶七夕俺們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次宮移；一燕梧桐飄墜，萬方秋意皆知。暮雲軒，聒聒蟬鳴，晚風輕，點點螢飛，天堦夜，涼清似水，鵲橋高掛偏宜。金盤內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裏歇了一夜。早晨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都惱在心裏，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蹣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大紅緞子新鞋兒上，滿幫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

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這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論起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裏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蹣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髡妝啞，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裏又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裏去罷。他伴打耳聾的不理我，還擎眼兒瞞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怎麼娘把屁股兒懶待動彈？我知道你在這屋裏，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把這打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擎箇燈來，教他瞧瞧的我這鞋上的醜醜；我纔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兒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搵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兩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只怕諷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搵在裏間屋裏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面碌子扒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

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謾了哥哥。爲驢柁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裏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撮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的事。來勸甚麼？」子甚麼紫荆樹，驢柁棍。單管外合裏差。」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差？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挫我。」金蓮道：「你明日說與我來，看那走。怕是他家，不敢拏長鍋煮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證他，走那裏邊屋去，嗚嗚咽咽，哭起來了，由着婦人打秋菊。打够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關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搯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裏吃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

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燈說，一雙眼只是往上昂昂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拏出他壓彼の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裏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賞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裏，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們捨多少。到慶時有纔好。你教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你去瞧瞧賞四來家不會，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

去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九兩五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鋪請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我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裏做鞋哩。」兩個攜着手兒，往前邊來。賁西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鋪裏去。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他正守着針線筐兒，在簷下納鞋。金蓮舉起來看，却是沙綠潞綢子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裏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鎖線口。」金蓮聽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裏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裏吃了兩鍾酒，在屋裏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怎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擎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腳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裏尋他去？早時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麼！你教我幹，怎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鬼子。只像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如今這屋裏，只許人放火，不許俺們點燈。」大姐點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勞。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也的，俺們又不管。每當在人前，會那等做清兒說話？我心裏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裏，推看孩子睡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裏睡去了。俺們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們。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說話。不疑俺

們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裏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裏，推着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裏，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就有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裏，蹣了一鞋狗屎。打丫頭趕狗，也嘔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謊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幌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荆樹，我惱他這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比時恁他快使性子，到明日不要來他家。怕他拏長鍋煮吃了我？隨他和他家繃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沒教訓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見你這等誑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子腸了，單管黃貓黑尾，外合裏差，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咬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蹣到那泥裏頭還蹣。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如何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

正說着，只見賁四和來安兒，往經舖裏，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們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安說了，賁四于是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兌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亮陀羅五百部；每部五

分。絹亮經一千部；每部三分。算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擗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裏，取出一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拿香毬出門。月娘使來安送賁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敬！」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舖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給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

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稽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託他孳的去了。這等着咱家裏人兒去，却不好？」金蓮道：「總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們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因問大姐：「你出不去？」大姐道：「我不去。」這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裏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爹看着，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到下要裝廂三間，土庫閣緞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鋪子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地下鏝磚鏝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會？」平安道：「從昨日

就過來了。今日爹分付：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涼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
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

正說着，只聽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鶯鶯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們磨磨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們出來。站了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裏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在旁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廝帶出來，一答兒裏磨了罷。」于是便教來安兒：「你去我屋裏，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裏，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裏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肉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怎拿的出來？一時叮鐺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裏的？」金蓮道：「是舖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裏，早晚照照，因為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捎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搵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淨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證：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兒勸影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入月宮。

翠袖拂塵霜景退， 朱唇呵氣碧雲深。

從教粉蝶飛來撲， 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漢，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裏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面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着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尙未娶妻。專一狗油，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況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各處告訴。所以這等淚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髮髮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瘦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不耐出

塊臘肉兒來。甚可嗔歎人也！」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裏抽櫃內，有塊臘肉兒哩。」卽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乾，教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裏可知好哩！」金蓮于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病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拏兩個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兩個餅乾，三升小米，兩個醬瓜茄，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頭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担着擔兒，搖着簷圍去了。平安道：「二位娘子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詭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楣，正是簷圍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無緣滴水也難爲。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娥廟裏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壩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

「貨車到了不會？」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裏？」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裏吃酒去了。收拾了，交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裏邊去。」不一時，陳經濟出來陪韓道

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教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經濟擎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貨，一箱箱堆卸在樓上。十大車緞貨，運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照管堆卸，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鐘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

「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會？」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于是分付陳經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鞦韆茶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王經替他駝行李搭連來家，連忙接了行李。因問：「你姐夫來了麼？」王經道：「俺姐夫看着卸行李；還等着見俺爹，纔來哩。」這婦人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替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前店里，漫漫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們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舖子。」韓道國道：「這裏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置貨，老爹已定還我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材料；自古能者多勞，你看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人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他對老爹說了，致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闊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

次日却是八月初九日。韓道國早到；西門慶教同崔本甘夥計，在房子內，看着收卸磚瓦木石，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

却說西門慶見卸貨物，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鴛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了禮物，沒口子向玳安：「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裏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絳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着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月兒家來。正是：

天仙樓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頭戴着銀絲髮髻，梅花釵兒，周圍金鬘絲髻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着藕絲裳，下着湘紋裙。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門裏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琴童，把轎回的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不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良久，只見鴛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在家中閣的盪，來這裏自恁散心走走罷了；如何多計較，又見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

認王皇親家了？」鴛子道：「俺們如今還怪董嬌兒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們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已定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裏去了。老爹那裏，叫唱在後；咱姐兒纔待收拾起身，只見王家人來，把姐兒的衣包，拏的去。落後老爹那裏，又差了人來，他哥子鄭奉，又說你若不去，一時老爹動意怒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起身，上轎去了。」西門道慶：「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已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歡喜，端的是怎的說？」鴛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裏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諛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髻拏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鴛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原來鄭愛香兒家，門面四間，到底五層房子。轉過軟壁，就是竹槍籬。三間大院子，兩邊四間廂房。上首一明兩暗，三間正房，就是鄭愛月兒的房。他姐姐愛香兒的房，在後邊第四層住。但見籬欄香籠，進入明間內，供養着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掛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上面掛着一聯：「捲簾邀月入，諧謔待雲來。」上首列四張東坡椅；兩邊安兩條琴光漆春檯。西門慶坐下，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籬欄響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攢梳的，黑髮，光油油的，烏雲霞着四鬢，雲鬢堆縱，猶若輕烟密霧，都用飛金巧貼；帶着翠梅花鈿

兒，周圍金蠟絲簪兒，齊插後髮，鳳釵半卸；耳邊帶着紫琥珀墜子，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綉鞞紋裙，脚下露一雙紅鴛鴦鳳嘴，胸前搖瑤鑿寶玉玲瓏，正面貼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周圍香風縹緲，偏相襯楊柳纖腰。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

望上不當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兒，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鬘又拿一道茶兒；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茶過來，抹去盞邊水漬，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裏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拉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素紗罩，淡月半浸，綉幕以夜明懸伴光高燦；正面黑漆鏤金床，床上帳懸綉錦，褥隱華裯；旁設靛紅小几博山小篆，霧沉檀樓鼻；壁上文錦囊象笏瓶插紫筍其中；床前設兩張綉甸矮椅，旁邊放對鮫納錦幌雲母屏，模寫淡濃之筆；鴛鴦榻，高閣古今之書。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之間，語言調笑之際，只見丫鬘進來，安放桌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芹鱖絲鯉鮓鳳脯鸞羹。然後拿上兩筋賽團圓，如明月，薄如紙，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密饒麻椒鹽荷花細餅。鄭愛香兒，與鄭愛月兒，親手揀攪各樣菜蔬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旁邊燒金翡翠甌兒，斟上苦豔桂花木樨茶。須臾姊妹二人陪了吃餅。收下家火去搯

抹桌席，鋪着紅氍毹。床几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內盛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西門慶抹牌。當下西門慶出了個天地，分劍行十道；那愛香兒，出了個地牌，花開蝶滿枝；那愛月兒，出了個人牌，搭梯望月。須臾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桌上無非是鶯鴨鷄蹄，烹龍炮鳳。五珍果人間少有，佳看天上無雙。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過行雲避楚館。

鶯鶯杯，翡翠盞，飲玉液，泛瓊漿。姊妹二人遞上酒去，在旁爭排雁柱，款跨蛟綯。當下鄭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遶梁之聲。唱畢，又是十二碟果仁，減碟細巧品類。姊妹兩個，促席而坐，擊骰盆兒，二十四骰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够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雙欄子汗巾兒，上一頭拴着三事挑牙兒，一頭束着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面，只用紙包兒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這邊袖裏掏，又掏出個紫綉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擎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擎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裏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揷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當下西

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四樣鮮肴，一罇酒，一疋金緞。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晌晚纔來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醜兒！」玳安還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的？」月娘道：「不是那裏，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緞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娘你不清問這賊囚根子，他也不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他爹去來；你只叫了蠻小廝來問他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裏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踞齒兒鑿了，門裏立着個娘娘，打拵的花花絮絮的。」金蓮聽見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裏半門子，也認不的了；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金蓮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生的相菩薩樣；也相娘們頭上戴着這個假壳。進入裏面，一個年老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大後邊，竹籬笆進去。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壳，生的銀盆臉，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裏坐來？」春鴻道：「我在俺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裏，陪着俺們吃酒，並肉兒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認的？」春鴻道：

「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也沒竹槍籬。」金蓮道：「只怕你不知道，你家新安的半門子是？」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

却說潘金蓮房中，養活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裏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兒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窩裏睡。又不撒尿尿在衣服上。婦人吃飯，常蹲在肩上喂他飯；呼之卽至，揮之卽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半斤，調養得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蛋。甚是愛惜他，終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怕怕貓，尋常無人處在房裏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搗食。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緞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擎着碗吃飯，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被風搖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撲抱在懷，只顧嘩嘩，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他要搗，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搗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長連，一陣不了，一陣搖起來。李瓶兒入到後邊一面使迎春：「後邊請娘去，哥兒不好了！風搖着哩，叫娘快來！」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譴壞三毛七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逡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一般，連忙樓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樣的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裏貓所譴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常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裏的貓譴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俺貓在屋裏，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們亂道，怎的把孩子譴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們這屋裏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裏？」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裏走跳。」那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搵他？可今日兒就搵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兒俺們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裏去了。

看官聽說：常言道：「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那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妬不平之氣，今日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譴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子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教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學意早先知；

休道眼前無報應，古往今來放過誰？

拜娘眾人見孩子只顧搖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脈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調重了，是驚風，難得過來！」急令：「快熬燈心薄荷湯，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錘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幾蕪纔好。」月娘道：「誰敢就！必須還等他參來，問了他參，不然灸了惹他來家要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參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睥根，兩手關尺並心口，共灸了五蕪，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藥錢，一溜烟從夾道內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搖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搖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諷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蕪，纔放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說，尋着貓提溜着脚，遠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

響噦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漓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那潘金蓮，見他拿出貓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裏喃喃的，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貓兒凝着你，摔屎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裏，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這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裏，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兒，怎的教貓誑了他？把他手也搗了？又信劉老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怎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擊到衙門裏，與他個兩撈。」李瓶兒道：「你着孩兒緊日不得命，你又是怎樣的孝順，是兒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當下李瓶兒，只指着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爲慢風；內裏抽的腸肚兒皆動，屎尿皆出，大便嚮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中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家，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兒來家調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於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只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爭的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備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他二弔錢，買紙馬

香燭。十五日同陳經濟早往岳廟裏進香紙，把經來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同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本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弔客忤，治不得了。」白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來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響。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口接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裏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直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觀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向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雁聲嘹唳，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涼，獨宿佳人情緒苦。黝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符前叮嚀鐵馬，敲碎仕女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在夢

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裏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嘆了幾口，道：「怪哉，怪哉！」一聽兩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這李瓶兒，誠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

起來。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把夢中之事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裏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你休害怕，如今我使小廝挈轎子接了吳銀兒，晚夕來與你做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你兩個。」玳安打院裏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裏，只搖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裏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好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挈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連吳銀兒，大妗子，都在房里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里，把嘴一口口搖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氣。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搥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撲着。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裏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勸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櫬，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裏挺着。那李瓶兒倚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裏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兒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

肝！」月娘眾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那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裏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他這個時候，纔去；原是申時生，還時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們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的。」叫了一聲「我的兒！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放聲哭道：有「山坡羊」爲證：

叫一聲青天，你如何坑陷了奴性命？叫一聲我的嬌兒呵，恨不的一聲兒，就要把你叫應！也是前緣前世，那世裏少欠下你冤家債不了？輪着我今生今世爲你眼淚也拋流不盡！每日家吊胆提心，費殺了我心。從來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蒼天如何恁不睜眼？非是你無緣，必是我那些兒薄倖；撇的我回撲着地，樹倒無陰。來的竹籃打水，勞而無效。叫了一聲痛腸的嬌生！奴情愿和你陰靈路上，一處兒行。

當下李瓶兒，哭了一回，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裏，并他師父廟裏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裏，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攢造了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

喬宅那裏一聞來報，隨即喬大戶娘子就坐轎子，進門來就哭。月娘衆人都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請了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中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世，教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拊指尋復又檢閱了陰陽祕書，瞧了一回，哥兒生時八字：「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春。本家却要忌哭聲；親人不宜。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官，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席，穢污而亡。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癘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魂死，託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出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叩問，致賻慰懷。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裏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入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裏并喬大戶家，俱備折桌三牲來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姊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桌來燒紙。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李智，黃四，都闖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宿伴。

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紙。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慟慟，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裏分付奶子，丫鬮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咒。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改頭換面，輪迴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來世。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託出來，化財化目，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于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冤家不爭離于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蔭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拋向水中。如是三遍，托蔭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准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絕叫喚，准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見具足。不過兩歲，又以身亡。母既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准棄感得前把孩兒，直至江邊，已經數時，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冤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爲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所以殺汝不得。若你要見這冤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

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冤。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爲冤。」道畢，沉水中不見。此女人兩淚交流，禮拜薩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耍惱害你身，爲緣你供養修時，那捨了此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晨，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雲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家男之柩」。

吳道官廟裏，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邊棺轉呪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纜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慟，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裏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玉姐，往內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那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孽」。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撞傷，金釵墜地。慌了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一面想將起來，拍了桌子，由不的又哭了。「山坡羊」全腔爲證：

進房來，四下靜，由不的我俏嘆，想嬌兒，哭的我肝腸兒氣斷。想着生下你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說不的假乾就濕，成日把你就心兒來看！教人氣破了心腸，和我兩個結冤！實承望你與我做主兒，團圓久遠，誰知道天無眼，又把你殘生喪了！撇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喪在黃泉，來的咱娘兒兩個，鬼門關上一處兒眠。叫了一聲，我嬌嬌的心肝，皆因是前世裏無緣，你今生壽短。

那吳銀兒在旁，一面拉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了你去了，那裏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了。」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裏將有縫，壁有限，俺們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誰不知他氣不忿？你養這孩子，若果是他害了，常常來世，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也被他話理了幾遭哩！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裏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時前者，你們都知道，漢子等聞不到我後邊；到了一遭兒，你看背地亂都哪啻成一塊，對着他姐兒們，說我長，道我短。那個紙包兒里也看哩！俺們也不言語，每日洗着眼睛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裏，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他爭執不得了！隨便罷！」正說着，只見奴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的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裏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說：「我有那冤家在一日，去用他一

日，他豈有此話說？」便道：「怪老婆！你放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身子，若是生下哥兒小姐來，你就接了妳，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些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那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前腔：

想嬌兒，想的我無顏無倒。盼嬌兒，除非是夢中來到。白日裏視物傷情如刀剗了肺腑；到晚間睡醒來，再不見你在我這懷兒中抱，由不的珍珠望下拋。你再不來在描金床兒上睡着頭要；你再不來在我手掌兒上引笑；你再不來相靠着我胸膛兒，來的生抱這熟笑笑。心肝，割上一刀！

奴爲你乾生受枉費了徒勞；稱怨了別人，撇的我無有個下稍！

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在旁，解勸了一回，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兒？這般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嚙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教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山頭并衆親戚，都在祭祀。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日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笑了。向喬大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門無力，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那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們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當言；先親後不改，親家們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得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酒輝，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

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勿避。西門慶拏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榻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除非死別共生離。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氣惹病 西門慶立綴舖開張

赤繩緣盡再難期，造化無端敢恨誰？

殘淚驚秋和葉落，斷魂隨月到窗遲。

金風拂面思兒處，玉燭成灰墮淚時。

任是肝腸如跌石，不生悲也自生悲。

話說當日孫雪娥，吳銀兒，兩個在旁邊勸解了李瓶兒一回云云，到後邊去了。那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李瓶兒死了主兒，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春機拆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裏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惚，夢魂顛倒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墳上，葬埋了官哥兒回來，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十三歲丫頭，來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要了五兩銀子，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一遍，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藥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半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

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在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歎歎長歎。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響。李瓶兒，呼喚丫鬮，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這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去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

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

有詩爲證，

織織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闈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單稅銀兩。西門慶這裏寫書，差榮海擎一百兩銀子，又且羊酒金段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船貨過稅，還希青目一二。家中收拾舖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搬弄。西門慶這裏，李銘，吳惠，鄒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不拘經紀買主進來，讓進去每人飲酒二杯。西門

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各親友都遞果盒。把羹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果五菜，三湯五劑，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禮花紅來。西門慶回了禮物，打發去了。在座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原來西門慶近日與了他五十兩銀子，使了三十五兩典了房子，十五兩銀子做本錢，在家開了個小雜貨舖兒，過其日月不顯。近隨衆出分資來，與西門慶慶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云云。須臾酒過五巡，食劑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當日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鐘來，杯來盡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價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舖面，把廿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經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那應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已醉上來；出來前邊解手，叫過李銘：「那個紮包鬻兒的清俊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東邊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紙送贖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擰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你怎

麼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材，一個出位妄言。」那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吃我，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個曲兒，吃一鍾酒。」于是玳安旋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箏彈珠淚，喚梅香，趕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個請酒。伯爵剛纔飲訖，那玳安在旁，連忙又斟上一杯酒。鄭春又唱道：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糜架；佯羞整鳳釵，不說作春話。笑吟吟，搯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的了。」謝希大道：「俊化子！你吃不的，推了我來，我是你自家的蠻子？」伯爵道：「俊化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俊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鞏碯瓜來，打這賊花子。」那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響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裏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生，他斯文人，不管這閑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

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座上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遠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擎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說差了，罰酒一杯。」先用一骰，後用兩骰，遇點飲酒：

一百萬軍中捲白旗。 二天下豪傑少人知。

三秦王斬了余元帥。 四罵得將軍無馬騎。

五諷得吾今無口應。 六袞袞街頭脫去衣。

七巨人頭上無白髮。 八分屍不得帶刀歸。

九一丸好藥無人點。 十千戴終須一撇離。

吳大舅擲畢，遇有兩點飲過酒，該沈姨夫起令。說道用一骰六擲，遇點飲酒。說道：

天象六色地象雙， 人數推來中二紅；

三見巫山梅五出， 算來花有幾人通？

當下只遇了四紅。飲過一杯，過盆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遇點要一花名，名下接四書一句頂：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 三擲三春柳，柳下不整冠。

四擬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襲服。五擲臘梅花，花迎劍珮星初落。六擲滿天星，星辰之遠

也。」

溫秀才只遇了一鍾酒，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認，行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擎着一條黃豆巴斗，右手擎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黃白狗。不知手闖過那狗，狗闖過那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謾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闖狗來？一口不波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擎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柴，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這令兒，比他更妙，說不過來，罰一鍾：

牆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驃馬。落下破瓦，打着驃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驃馬，不知是那驃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驃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磨。」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豬拱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傅自新行令。傅自新道：「小人行個江湖令，遇點飲酒，先一後二。」

一舟二櫓，三人搖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齊唱八仙歌；九十春光齊賞翫；十一十二慶元和。」

擲畢皆不遇。吳大舅道：「總不如傅夥計，這個令兒行得切實些！」伯爵道：「太平鐘，也該他吃一杯兒。」于是親下席來，斟了一杯，與傅自新吃。如今該韓夥計。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你們行過，等我行罷。」于是韓道國道：「頭一句要天上飛禽；第二句要果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貫串，遇點照席飲酒。」說：

天上飛來一仙鶴，落在園中吃鮮桃；

却波孤紅擎住了，將去獻與一提學。

天上飛來一鷓鴣，落在園中吃朱櫻；

却波二姑擎住了，將去獻與一公卿。

天上飛來一老鴉，落在園中吃菱芡；

却波三綱擎住了，將去獻與一通判。

天上飛來一斑鳩，落在園中吃石榴；

却波四紅擎住了，將來獻與一戶侯。

天上飛來一錦鷄，落在園中吃苦株；

却被五岳拏住了，將來獻與一尙書。

天上飛來一淘鷺，落在園中吃蘋菠；

却彼綠暗拏住了，將來獻與一照磨。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只擲四擲，遇點飲酒。

六口載成一點霞，不論春色見梅花。

樓抱紅娘親個嘴，拋閃鴛鴦獨自嗟。」

擲到遇紅一句，果然擲出個四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轉加官，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喚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着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

却說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這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銀子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把銀子教陳經濟來，拏天平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就賣了；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了，我心裏正亂着哩，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會？」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

是了！他酒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聽了，便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本舖兒，月間掙的幾錢銀子兒，勾他兩口兒盤纏過來，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教個大官，和我兩個拏這銀子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去。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回你。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兒，好來回你。」說罷，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了你去罷。」一面叫了王經，跟伯爵去了。到了常時節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裏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友；我又不便問，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叫大官兒，跟了我來，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話去，教他回回酒了。」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畢茶，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告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陰陽是良圖。

那是：

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去年九日仇何限？ 重上心來益斷腸。

秋色夕陽俱淡薄； 淚痕離思共淒涼。

征鴻有隊全無信； 黃菊無情却有香。

自覺近來消瘦了， 頻將鸞鏡照容光。

話說一日韓道國，晚夕舖中散了，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你我被他照顧，此遭掙了恁些錢，就不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兒？休說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也請他坐半日，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些。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就到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裏也是這等說，明日是初五日，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叫了廚子，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舖子裏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裏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姨家，常走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兒的，打扮又風流，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倒請他來唱；等晚夕酒闌上來，老爹若進這屋裏來，打發他過去就是了。」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這韓道國，走到舖子里，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走到對門宅內，親見西門慶。聲喏畢，

說道：「老爹明日沒事，小人家里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闊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那韓道國作辭，出門來到鋪子做買賣。拏銀子叫後生胡秀，拏籃子往街買鷄蹄，鴨鴨，鮮魚，燻飯菜蔬。一面叫廚子在家，整理割切；使小廝，早拏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環，伺候下好茶好水；客坐內打掃收拾桌椅乾淨，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罇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至迎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髮髻，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週邊插碎金草蟲喙針兒，白枕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比甲兒，鸞黃挑線裙子。脚上老鴉青光素綾子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牙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緻；與西門慶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紅漆描金托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荳木椀泡茶。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蒙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中答應，感恩不淺！今日與媳婦兒商議，無甚孝順，治了一杯水酒兒，請老爹過來坐坐。前日因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裏，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會住宅裏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

小梳兒坐下，因問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這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心裏，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服侍老爹，恐怕老爹計較，又不敢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姓申名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里，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裏去，唱與他娘們聽。他也常在各人家走，若叫他，預先兩日定下他，他並不敢慢也。」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教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拿果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膳蝦米海味燒鰻之類。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撮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上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他：高鬚雲鬢，挿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衫紅裙，顯一對金蓮淺履；枕腮粉臉，描兩道細細春山；青石墜子耳邊垂，糯米銀牙噙口內。望上花枝招颯，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小唱？」申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拈筆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筆拈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的彈接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蛟綸，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披羊

一向來，不會和冤家面會，肺腑情，難稍難寄。我的心誠想着你，你爲我懸心掛意。咱兩個相交，不分彼此，山盟海誓，心中牢記。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蒲東寺！不由人一見了，眼角留情。來呵，玉貌生春，你花容無比！聽了聲嬌姿，好教人目斷東牆，把西樓倦倚。意中人，兩下裏懸心掛意；意兒里，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去了時，強換孤枕，枕兒寒，食兒剩，瑤琴獨對。病體如柴瘦，損了腰肢。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倒等的我寸心如醉！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又被風弄竹聲，只道多情到矣；急忙忙，出離了書幃，不想是花音輕搖，月明如水。

唱了兩個山坡羊，叫了斟酒。那韓道國教渾家篩酒上來，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兒與老爹聽。」那申二姐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鬚鬚兩朵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笋。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從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願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權且將悶減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鄰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又見他叫了個賞音，王六兒在旁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消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們聽。」又說：「宅中那位唱姐兒！」西門慶道：「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這好些年代了。」王六兒道：「管情申二姐到宅裏，比他唱的高；爹到明日呼喚他，早些兒來對我說，我使孩子早拿轎子去接他，送到宅內去。」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小的，怎敢違阻？」西門慶聽他會說話兒，心中大喜。不一時交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教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教小廝招弟兒，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賞賜與他買絃。那申二姐連忙花枝招颯，向西門慶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那王六兒道：「爹只教王經來對我說，等這里教小廝送他去。」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那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與老婆說知，就往舖子里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往後邊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裏，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擎出來，在前半間內，和玳安琴童兒，三個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不知道多咱時分，在後邊廚下多偷吃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娘隔壁半間，供養佛祖先堂兒內地，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原來與那邊臥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忽聽婦人房裏聲喚起來。

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取下來，糊破透板縫中糊的紙，打一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裏。

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裏，揀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

婦的身子，屬了你，願不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裏的噲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

頭，八個膽，他敢噲？他靠着那裏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到明日等賣下銀子，

還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立莊，做個買手。家中已有甘夥計發賣，那里只是缺

少個買手，看着置貨。」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回來，却教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道倒

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他江湖從小兒走過，甚麼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你若下願他可知

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裏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裏就是了。

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這裏兩個一動一

靜，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舖子裏睡去了；走到段子舖裏

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里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

兒三個在前邊吃酒；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

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裏睡去，你

來在這裏，挺的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朦朧朦朧，跟道國往舖子裏去。

了。西門慶燒了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鬚打發盥水，淨了手；重篩煖酒，再上佳肴，情話
榮盛，又吃了幾鐘，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
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甜酣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悉把「韓道國家請
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
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廚拿驕子，接他家來唱兩日你們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裏不好，休要只顧思想
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火
上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里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邊來纏
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裏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睜了他一眼，
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
再進來和我睡，也是不遲。」那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
罷。」李瓶兒道：「着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里正等的你火裏火發，你不去，却忙惚兒
來我這屋裏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那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麼！」于
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這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
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那盞藥。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了潘金蓮房裏；金蓮教春梅罩了燈，上床睡，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倖！那陣風兒，刮到我這屋裏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草邊來，見我沒有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了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却照顧了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們哩！俺們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時，賊淫婦他沒在這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貓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這里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臉兒上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里去了，賊沒廉恥的貨！你家外面還少哩？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棒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髻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棠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頓道：「把忘八鼻子也招惹將來，却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傳梢話兒。」那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里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拏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撰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是好四十里，聽鈇響罷了。」見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到鍋裏，身子兒爛了，嘴還硬？到這咱晚纔來家，嘴頭兒還強哩！你賭幾個營，我教春梅舀一瓶子涼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膽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酸也是

這般酸；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撮子兒也罷！賊滾滾的貨，屬皮匠的，逢着就上。」

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影計家，前日請我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琵琶箏都會。我使小廝接他去，等接了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們聽。」于是分付廚下，收拾酒菓肴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席；放下簾來，合家宅眷，在那里飲酒，慶賞重陽佳節。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眾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倒會不多；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設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會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拏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請了來；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好生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那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裏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拏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了些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里分付看菜兒。」

西門慶露出來，及叫申二姐：「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姨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裏，說個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個你聽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此來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的。」于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徑俺們聽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筆來，排開鴈柱，調定冰絃，頓開喉音，唱「拆腰一枝花」：

紫陌紅徑，丹青妙手難畫成，觸目繁華如鋪錦。料應是春負我，非是辜負了春；爲着我心上人，對景越添愁悶。

東甌令花零亂，柳成陰，蝶困蜂迷鶯倦吟。方纔眼睜，心兒裏忘了，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將舊恨，舊恨又題醒；撲簌簌淚珠兒暗傾。

（滿園春）悄悄庭院深，默默的情掛心。涼亭水閣，果是堪宜宴飲；不見我情人，和誰兩個問樽，把絲絃再理，將琵琶自撥，是奴欲歇悶情，怎如倦聽！

（東甌令）榴如火，簇紅錦；有烟無烟，燒碎我心。懷着向前，欲待要摘一朵，觸觸拈拈不堪口，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人；伶伶行行，怎宜樣響？

（梧桐樹）梧葉兒圓，金風動，漸漸寄相思，落入深深井。一旦夜長，難搵孤枕，懶上危樓，望我情人，未必蒞情，與奴心相應。他在那裏，那裏貪歡戀飲？

（東甌令）菊花綻，桂花零；如今露冷風寒，秋意漸深。聽的窗兒外幾聲，幾聲孤雁，悲悲切切，如人訴；最嫌花下砌畔小蛩吟，咕咕咕咕，惱碎奴心。

（浣溪沙）風漸急，寒威凜；害相思，最恐怕黃昏。沒情沒緒，對着一盞孤燈，窗兒眼數，數還再輪。畫角悠悠聲透耳，一聲聲哽咽難聽。愁來別酒強重斟，酒入悶懷珠泪傾。

（東甌令）長吁氣，兩三聲；斜倚定幃屏兒，思量那個人。一心指望夢兒裏，略略重相見，撲撲敲敲雪兒下；風吹箝馬，把奴夢魂驚，叮叮噹噹，攪碎了奴心。

（尾聲）爲多情，牽掛心，朝思暮想淚珠傾，恨殺多才不見影。

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你好甜酒兒，吃上一鐘兒。」那李瓶兒又不敢違阻了月娘，拿起鐘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強打着精神兒與衆人坐的。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裏去了。

不說這裏內容，單表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時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籬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鵝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搬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成了房子，無甚麼酬答，教他娘子製了這齋蟹餅，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同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

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堞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慶撥進去，分拏五十文錢賞拏盒人。因向常時節謝畢，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的，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裏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我這二十盆。」伯爵道：「連這盆？」西門慶道：「就連這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窰雙窰鄧漿盆，又吃年袋，又發水漫；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蹴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裏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免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三日就搬了。昨見好日子，買刮了些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兒裏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們幾時買些禮來？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裏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兒，叫兩個妓者，咱們替他煖煖房，要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恐怕受哥屈馳。」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裏又費他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你鄭月娘，和洪四兒去。洪四兒令打撥鼓兒，唱慢山坡羊兒。」伯爵道：「哥，你是個

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這，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侯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走。你月娘兒，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慣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材，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喘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們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裏整治停當，教小廝擡了他府上，我還助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們都送哥這裏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裏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裏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于後邊月娘房裏。月娘還在掃棚內，與索姊妹吃酒，聽唱。聽見小廝，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坐着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上，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逼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將完。」西門慶道：

「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既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來前邊坐。」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們坐坐，不想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下。月娘連忙教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拿上小菜果酒上去。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拏去一罇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罇，噴鼻香，未曾飲，先攪一瓶涼水，以去其辛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啜飯肴品擺將上來，堆滿桌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菓餡蒸糕，蘸着白砂糖，衆人乘熱一搶着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饌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來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燻子，都嘗了嘗兒不會？」西門慶道：「房下們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也這般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棧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有李桂姐在這裏？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着，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

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賭諱！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姓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牽出來，俺們瞧瞧，又唱個兒俺們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們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材耳朵內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篋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們見兒。俺們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兒與老舅聽，也罷了，休要就古執了。」西門慶乞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篋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譜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個。」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琴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絞綃，微開檀口，唱繚江怨道：

懨懨病轉濃，甚日消融？春思夏想秋又冬；滿懷愁悶，訴與天公也；天有知呵，怎不把恩情送？恩多也是個空，情多也是個空，都做了兩柯夢。

伊西我在東，何日再逢？花箋梅寫封又封；叮嚀囑付與鱗鴻也；他也不忠，不把我這音書送。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夢。

恩情逐曉風，心想懶慵。伊家做作無始終；山盟海誓，一似耳邊風也；不記當時多少恩情重。虧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夢。

惺惺似幺懂，落伊套中。無言暗把珠淚湧。口心誰想不相同也，一片真心，將我廝調弄；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陽臺夢。

不說前邊彈唱飲酒，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的，向前一頭搭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碰傷了皮；和奶子搗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使綉春連忙快對大娘說去。那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俺娘在房中暈倒了！」這月娘撤下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裏，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攙開淨桶，與月娘勸，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此是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助趕的他這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會大好生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麪着過來，纔說出話兒來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由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那李瓶兒又噴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鋪教你娘睡罷。」月娘子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火，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

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枕上，面色臘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裏坐榻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願似尿也一般流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襦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恁甚麼就顧不的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裏，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根前，和奶子塌扶着，不然還不知跌得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日還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看。」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晨，投往衙門裏去。旋使琴童騎頭口，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裏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診畢脈，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道：「老夫人脈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傷肝肺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復使大官兒後邊問去，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希望，不然難爲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間，又是明川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而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架裝了個盒子，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由自從開張那日，

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至是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物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蠶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裏，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姪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老爹這裏差人，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西門慶於是就使玳安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在廂房坐的，和他商議：「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瘦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一向着了憂感，把病來又犯了。昨日重陽，我說接了申二姐節間你們打夥兒，散悶頑耍，他又沒大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不好暈起來，一交跌倒在地，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哥，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沖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騎頭口請，去了一回：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為這孩子不好，是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道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

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坐，敘禮已畢，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昨日舍甥到家，請房下便來奉看。」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他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感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心。」喬大戶道：「也會請人來看不會？」西門慶道：

「常吃你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衙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行醫何老人，大小方脈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小价請了趙龍崗來，看了脈息，看怎的說，再請他來不遲。」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如今請了何老人來，看了親家母脈息，講說停當，安在廂房內坐的，待盛价門外，請將趙龍崗來，看他診了脈，怎麼說，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個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擎我拜帖兒，和喬通去，請縣門前行醫何老人來。」玳安等應諾去了。西門慶請伯爵到廳上，與喬大戶相見，同坐一處吃茶。那消片晌之間，何老人到來，進門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癯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榻扶起來，坐在炕上，挽着香雲，阻隔三焦，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胸中氣急，連朝水米怕沾唇；五臟膨
脹，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響響，昏昏眼暗覺瑩飛。六脈細沉，東岳判官催命去；一靈
飄渺，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吊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那何老人，看了脈息，出來外邊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神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腦。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細思當初起將病之由，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你老人家如何治療？」正相論間，忽報翠章和王經門外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脈息出來，你老人家和他兩個相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二老居中，讓他在左，應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來安兒奉上茶來吃了，收下憑托去。此人便問：「二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位姓何，一位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敢問先生高姓？尊寓何處？治何生理？」其人答道：「不敢，在下小子，家居東門外，甯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雜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脈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脈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裏，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舌，不能細陳，聊有幾句，道其梗概。」便道：

「我做太醫姓趙，

門前常有人叫；

只會賣杖蒸鈴，

那有真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

看脈全憑嘴調，

撮藥治病無能，

下手取積兒妙。

頭疼須用繡箍，
害眼全憑艾燻；
心疼定取刀癩，
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
圖利不圖見効。
尋我的少吉多凶，
到人家有哭無笑。」正是：

半積陰功半養身，
古來醫道通仙道。

衆人聽了，都呵呵笑了。何老人道：「你門裏出身，門外出身？」趙太醫道：「門裏出身怎的說？門外出身怎的說？」何老人道：「你門裏出身，有父待子接脈理之良法。若是門外出身，只可問痧下藥而已。」趙太醫道：「老先生，你就不知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三覽門裏出身，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同子平兼五星，還要觀手相貌，纔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去。」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教：「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教西門慶：「老爹，你問聲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問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死不成，還認的人哩！」西門慶笑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着其面色，又診其脈息，非傷寒則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先生道：「敢是飽悶傷食飲饌多了。」西門慶道：「他連日飯食，通不十分進。」趙先生又

道：「莫不是黃病？」西門慶道：「不是。」趙先生道：「不是，如何面色這等黃？」又道：「多管是脾虛泄瀉。」西門慶道：「也不是泄疾。」趙先生道：「不泄瀉，却是甚麼？怎生的害個病，也教人摸不着頭腦。」坐想了半日，說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便毒魚口，定然是經水不調勻。」西門慶道：「女婦人，那里便毒魚口來？你說這經事不調倒有些近理。」趙先生道：「南無佛耶！小人可怎的，也猜着一莊兒了！」西門慶問如何經事不調勻？趙先生道：「不是乾血癆，就是血山崩。」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你有甚急方？合些好藥與他吃，我重謝你。」趙先生道：「不打緊處，小人有藥，等我到前邊，寫出個方來，好配藥去。」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還未去，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礪砂，藜蘆巴豆與芫花，人言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鵝，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吃了不藥殺人了？」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若早得血手伶俐，強如只顧牽經。」西門慶道：「這廝俱是胡說，教小廝與我找出去。」喬大戶道：「夥計既舉保來一場，醫家休要空了他。」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前邊舖子裏稱二錢銀子，打發他去罷。」那趙太

醫，得了一錢銀子往家，一心忙似箭，兩家走如飛。西門慶見打發趙太醫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是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撿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麼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貼藥來，遇緣看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飲食再不進，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這里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其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里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顧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二十七歲，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廿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算算，這祿馬數上，看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護保護保。」西門慶這里，旋差人拏帖兒，往周守備府裏問去；那裏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裏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去，一生別後事，都如眼見。」西門慶隨即使陳經濟，拏三錢銀子，運到北邊真武廟門首抄尋，有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星。」陳經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說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女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廿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抄。夫計都者，乃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

變異無常。人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暗傷財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若是陰人，大為不利。」斷云：

計都流年臨照，命逢陸地行舟，必然家主皺眉頭。

靜裏躊躇無奈，閒中悲慟無休，女人犯此問根由，

必似亂絲不久。切記胎前產後！

其數曰：

莫道成家在晚時，止緣父母早先離。

芳姿嬌媚年來美，百計俱全更有思。

傳揚仇讐當籠至，榮合居羊看虎威。

可憐情熱恩情失，命人鷄宮葉落裏。

抄畢數，封付與經濟拏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經濟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命中多凶少吉。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眉頭落上三黃鎖，腹內包藏萬斛愁。正是：

高貴青春遭大喪，伶俐醒然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定載，算來由命不由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
華
書
局

新
華
書
局

